

第二十四回 棄功名物外逍遙 喜團圓人間行樂

卻說邵十州剿倭大捷，起馬回杭，進了衙門謁見父母，到自己房裡與玉娘等攜手敘談，自不必說。次日，各官參謁慶賀，忙了幾日。

一日，十州同虛齋閒坐，卞嘉出來對十州道：「你今可遠巡各省，我回長安看看祖父墳墓，再把田園故產算個長策。你的親戚都在江南，不若卜居於此。」十州拜受命訖。李虛齋道：「貧道亦要回鄉，明年夏間等候台駕南來會晤。明日是個吉日，你我就可起程。」卞嘉道：「甚好！」十州見父意已決，不好苦留，當晚備酒送行。

次日，卞嘉同虛齋一齊出門，虛齋往江西去，卞嘉往長安去。十州同邵才至二十里外送父親，卞嘉令十州回去，遂領幾個老僕登程去了。十州同邵才回到衙門過數日，辭了母親及三位夫人，同邵才出巡福建邵武汀州，直到廣東。是時倭寇已平，布些德政，人心悅服。巡到潮州，親到馮家。此時馮公全家在京，只有弟姪相見，邵十州厚贈而去。又到了舊時住居，叫老園公來，賞他白金一百兩。巡遍了州縣，仍巡福建沿海郡縣，凡

被難地方捐貲賑濟。又巡浙江溫台金嚴等郡，直到安徽池太並江北。及巡到淮揚二府，十州又到武公家拜望，深謝武公照拂邵才之情。蘭氏喜得骨頭都輕了三四兩。只有向日怠慢邵才的幾個婢奴，都逃走了。

一日，十州正要赴武公之酌，忽報高公升了浙江巡撫，高曠選了福建理刑，父子一齊到家。邵才聞知回去相探，父子兄弟相見，十分喜悅。邵才把遇著父親的情節述與高公，高公即乘轎來拜十州及武公。十州接見，謝他撫養兩兒之德。高公謙讓「不敢。」又與武公相敘了寒溫。武公留高公飲酒，連高曠也請過來。當日親翁丈婿父子兄弟，歡聚一堂，直到雞鳴方散。明日是高公設席，請十州父子並武公。又一日是十州答席，請武公高公。過了三日，十州又起馬出巡常鎮。從金山扶霍公之柩，先命大舟送到嘉興。巡過鎮江，又到常州府，就仰武進縣訪那舊日漁翁夫婦。一訪著了，知縣親送到按院來。十州喚漁翁夫婦近前，道：「不消跪了。」此時二老俱八九十歲，都不認得十州。十州還依稀認得他，便問道：「兩個老人家，可記得十五年前有個女子趕你船三四日麼？」那老夫婦想了一會兒道：「有個上路絕色女子，是小的送到嘉興一個庵裡，還送小的十三兩銀子。」十州笑道：「你仔細看我一看，可有些像那女子麼？」兩個人定睛一看，倒是婆子道：「老爺好像是她兄弟！怎麼也穿過耳的？」十州笑道：「不必多言，那女子就是我改妝的。」嚇得他夫婦連忙跪下磕頭。十州叫他起來，吩咐書吏賞他布百匹，白銀二百兩，為養老之資。著縣官給匾，旌其高壽。那夫婦歡喜叩謝出去。

十州又往蘇松等處巡歷遍了，復到杭州，領了家眷至嘉興。不上一年，四省俱已巡完，倭寇肅滅，頌聲載道。遂同邵才進京復命，從江西而去。霍繼祖、高邵學前來迎接，父子四人又得歡聚。十州叮囑邵學往看施宏德，報其故情。及至省城，備一副厚禮拜謝道尊祁公，有萬金之費。到正月中抵都，面闕自陳始末。天子大悅，御筆親批祁文新准複姓名邵十州，來邵才複姓名邵高才，高邵學復更邵高學。霍繼祖更名霍邵祖，出嗣霍公。追封邵氏五代。卞嘉誥封都御史，邵十州晉封千戶侯，邵高才升禮部侍郎。謝恩受職，十州就告病致仕。聖旨不准、連上第五本才批准了，十州就出都到集賢村。

此時，邵卞嘉已先到家三月，田屋搭分停當。今日十州回來備酒請客，大宴十日，親戚故舊皆有厚贈。遂擇日移居到嘉興。李虛齋已先在樂公處相候。合家就在霍宅居住。一日李虛齋同樂為善步到邵家來，李虛齋對卞嘉道：「今日是仙游吉期，你我三人可就此長行。」卞嘉欣然，也不進內，就同樂公、虛齋如飛而去。家人報知。十州令數十人追尋數日，已自無蹤。後有人在峨嵋山見三人談笑。歸報邵家。十州聞之大駭，此是後話。且說十州尋父親不見，亦無奈何，自致仕回來，與二位夫人吟詩作賦，隨時取樂。一日，十州同玉娘等重遊福壽庵。此時悟凡年已三十五六。十州思想昔日與她同榻，不曾相狎。悟凡也曉得邵公是當年女妝的文新，後悔當面錯過。少頃道：「已備果點在外，請老爺夫人坐。」十州假裝身子不快，和衣倒在悟凡牀上，說道：「我略睡一睡，不要人來驚動，單求師父泡一盞好茶，等我覺來吃吧。」春暉眾人俱上前面去了，單留悟凡掩上房門煎茶。十州起來笑問道：「師父記得十六年前與下官抵足此牀麼？只是虛了那良宵。」悟凡紅了臉道：「如今悔也不及了。」十州道：「宿願可酬，怎說無及？」遂雙手抱悟凡到牀上。兩下情意已投，不一時雲收雨散，起來整衣，相顧而笑。開了房門，恰好外面有人請十州並眾夫人上轎歸家。自此十州帶歌童舞女，遊山玩水，逍遙度日。直到九十三歲方終。玉娘等享壽亦參差不遠。後來邵高才與馬成名皆致仕回家，詩酒往來，世為婚姻。邵高學官至巡撫。霍邵祖官至吏部尚書。子孫蕃至科第不絕。旋述奇文，有詩為證。

詩曰：

一門榮貴古今無，爭羨奇緣到處多。
巾幗蓋藏偏締偶，看蓮遁跡落鴛窩。
孫孫子子芝蘭茂，弟弟兄兄麟鳳和。
佳話何須勒金石，傳之日耳最難磨。